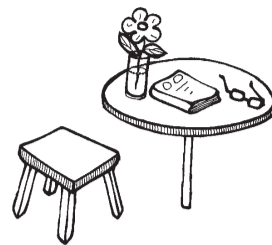


## 厨房里的地域差异

张悦悦



最近我和好几个同我一样身在英国难以转身的狭小厨房却有着大厨梦的朋友分享了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厨房的较真者》。这本书几乎让我从头笑到尾，巴恩斯风趣幽默地通过自己的各种“悲催”经历道出了每一个以烹饪为乐趣的人的心声：即便是厨具配备精良，大厨的梦想照进自家厨房，总是要打个折扣。尽管封面上光鲜地印着“分步详解”和“人人能做的美食”，其实普通人在自家的厨房里八成做不出来和菜谱插图里一样的让人垂涎欲滴的菜肴。巴恩斯把这归因于并不是每个明星厨师都会写出清楚又实用的菜谱，因为大多数菜谱或前后矛盾，或有大写意似的留白跳跃，经不起读者“较真”。或许，做饭是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

虽然我对巴恩斯所言深有同感，但作为一个身在英国的“老外”，如果要我写一本关于在英国做饭的书，那标题一定是“厨艺不好，全赖原料”。比如我常觉得地中海人根本不需要菜谱，因为那里自然滋养出的瓜果蔬菜几乎是天然的美味，随便什么食材滴上点橄榄油，撒上点胡椒粉就是美味的享受。相比之下，英国这个岛国则极大依赖于鲜蔬进口。英国超市的货架就如同联合国大厦；西班牙的洋葱、危地马拉的荷兰豆、埃及的香菜、摩洛哥的豆角、莫桑比克的辣椒、美国



的苹果、南非的葡萄……五方杂处。因为长途运输，很多英国的食材都是采摘后“蹲熟”的，味道大打折扣。比如在尝过英国那毫无味道的草莓之后，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每年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时，英国的传统零食是“鲜草莓沾厚奶油”！

当然，对于留学生来说，在英国做大餐的挑战还来自于某些原材料的缺乏。比如，直到最近几年，英国几乎都没有卖枫糖浆的，这就让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习惯的松饼早餐没了着落。而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东西文化差异最直观的体验大概也在食材上。

记得2006年，我在纽卡斯尔市中心的一家父子传承的家族肉店向店主询问是否有排骨，老师点点头，从操作间端出来一大盘排骨。可是这些骨头上都只剩薄薄的一层肉了。我一边在其中翻找，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难道就没有肉再多一点的排骨吗？”谁想老师俯听了，瞪圆了双眼生气地问：“你这是在嘲笑我的刀工吗？这是我亲自处理的猪仔，怎么可能在肋骨上留肉！”我哭笑不得，忙向这位英国的“庖丁公”解释中国人喜欢吃带骨头的肋骨肉。老师傅半信半疑，因为他觉得这听起来像个没主意的厨师的故事：到底是吃骨头还是吃肉，中国厨师下锅前不该考虑清楚吗？

好在随着近年留学和旅游市场的推进，类似这样厨房里的“文化差异”也逐渐缩小。现在不仅英国各类超市里都可以找到排骨，而且还可以找到腌制成不同口味的半成品。我想现在那位纽卡斯尔的“庖丁公”要是再炫耀刀工，估计是他家的排骨总能保留一层完美匀称的猪肉吧！

(寄自英国)

## “零中介费”时代何时到来？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来源：《生活报》

么谈服务的质量？

## 会不会冲击传统留学中介？

“在台湾，确有留学中介不收费，但若是需要翻译的文件也会收翻译费。此外，即使收费，费用相对较低，而且不限申请几间学校，服务也会持续到成功申请正式上学。”通过台湾一家留学中介，2012年赴英留学的小谢回忆道。

对此，和小谢选择同一家留学中介机构赴英留学、目前正在读的帅扬有切身体会。“我确实没向中介交申请费。刚开始听说不收服务费，自己也蛮意外的。我想原因在留学中介跟学校有合作，他们会有其他的收入渠道。”

据记者了解，在香港、台湾等地，当地的留学中介机构已进入“零中介费”时代，为学生免费咨询和介绍学校（仅在一些增值服务上提供收费服务）。

相关留学专家表示，之所以可以实现“零中介费”，签证手续简单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教育产业化的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的大学纷纷寻找代理机构，在指定的区域内推销自己的“产品（课程）”，代理机构收入来源包括校方支付的推广费或者按“产品”销售额的返点。

在谈到内地留学服务行业现有的商业模式时，业内人士表示，一是收取中国学生的服务费用，二是收取国外院校返还的学费佣金。

留学e网相关留学规划师认为，中国的传统留学中介机构一直收取中介费，海外院校的佣金是他们的额外收入，这些资金足以支持他们开拓市场。“零中介商业模式一旦普及，会对传统的留学中介造成冲击，实力不强的中介甚至会退出市场。”

## 实现“零中介费”还有多远？

根据相关规定，国外大学如果来中国进行招生必须与中国正规中介公

“至少三四年内，‘零中介’模式尚难以改变传统的留学服务行业现状。中国留学服务行业真正实现‘零中介’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司合作，因此，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学，积极寻找中国代理机构即合法留学中介机构进行合作。

而澳大利亚及英国又是中国学生选择较多的留学目的国，正是这些国家的院校实行招生代理制使得留学中介零收费成为可能。相关专家表示，这种依靠校方返点而生存的留学中介，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介”，更多地是代表海外校方的立场。但同样受中国学生青睐的美国大学并未实行代理制，留学美国的“零中介费”时代则还需时日。

虽然“零中介费”服务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以及未来或成方向是很多从事留学服务行业的专家的共识，但因签证的难度短期内不会消失，中国出国留学学生基数大，愿意支付留学服务费用的人数多等因素，传统留学中介的主导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

启德教育集团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张磊表示，作为传统留学机构，他们已经注意到“零中介”这种新兴的留学模式。但在他看来，“至少三四年内，这种模式尚难以改变传统的留学服务行业现状。中国留学服务行业真正实现‘零中介’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因“零收费”在2013年年底引发关注的尚友网，又该如何面对将来的竞争？张超指出，尚友网本质上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希望通过最优秀的产品和服务体验，吸引绝大部分出国留学的学生和家长，成为未来出国留学产业链的服务平台。实际上这是一个抢夺人口的战争，一旦人口抢到了，想象空间巨大。”

## 留学素描

## 丁隆：在世界顶级“学术场”的体验

穆宏远

2013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评论埃及局势的文章，题为《发展中国家应警惕“民主陷阱”》。文章见报后被国内外多家媒体转载，获得较大反响。其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丁隆，当时他刚结束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访学生活，带着几百本书和关于中东问题的新想法，重新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

2011年，丁隆申请了中美富布莱特项目，并最终从全国数百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得到赴美访学的机会。2012年9月至2013年7月，他在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访学。

## 与博士生同上课

“与大师对话对我的触动是巨大的。”丁隆向记者展示了哈佛大学教授Roger Owen的新作以及扉页上的寄语，“他今年79岁，还专注于研究并且有新的著作。经常可以在各种学术活动中看到他拄着拐杖的身影。”

在哈佛，几乎每天都有和丁隆研究方向相关的讲座和研讨。1年时间里，丁隆选了4门博士生课程，并与来自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名校的学者交流。“讨论课是13个人的小班授课，教学质量很高，每节课前都会发几百页的阅读材料，如果事先不读根本没办法上课。”本想在访学期间多做些自己研究的丁隆不得不放低身段，与博士生们一起，更专注地投入到课堂中，“相比之下，国内由老师单方面讲授的方式让学生太轻松。”

“做研究，就要站在前沿。”世界顶级“学术场”

的体验给丁隆的学术之路带来了深远影响，他深知“一定要了解大师们正在做什么，了解年轻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国际学术界同步”，否则“只能做低水平的重复，无法创新”。

“国内年轻的学者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去，到世界一流名校感受一下，拓宽自己的视野，这对学术生涯起到很大帮助。”丁隆说。

## 迈向新的学术“高地”

时值2013年新年假期，丁隆不忘图书馆学习，偶遇哈佛大学近东系主任和两位老师在学校里做科研工作。丁隆笑称“自己这个‘小学霸’还要向‘大学霸’们学习”。

“哈佛图书馆藏书丰富，几乎可以找到所有想要的资料。”回国时，丁隆带回了自费购买的几百本书，因为行李超重，还交了罚款。他随手拿起办公桌上的一本书



丁隆近影

说：“这就是当时带回来的一本书，下个月就开始给学生讲。”他希望哈佛之行受益的不仅是自己，还有他的学生。

“中东研究的‘高地’在美英等西方国家。”身为阿拉伯语学者，为了顺利阅读英文原著，丁隆坚持每天学习英语。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两排英文书籍，其中一本被他翻过多次。“做学术研究，最基本的就是大量阅读原著，此外，交叉学科理论知识的涉猎以及对对象的亲身体验也很重要。语言学习是基础的基础，对我而言，就是要学好英语和阿语。”

在丁隆看来，一年的访学生涯帮助他形成了对中东研究学科更加系统的认识，也帮助他“迈向新的学术‘高地’”。与年轻时在埃及的求学经历相比，丁隆觉得哈佛访学的经历使自己“思考更有方向，研究更为专注”。

“做一件事，就要做好。”丁隆所坚持的就是这句看似简单却难以真正做到的话。

## 百年留学 朱德：

## 周末给同学做回锅肉

熊建

1924年3月，朱德（1886—1976）进入德国哥廷根的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大学里的课程并没有引起朱德多大兴趣，虽然他每天都去听讲。他觉得更能得益的是参加中国共产党小组的活动。当时，党组织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学生会内。

朱德担任过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学生会最初没有固定的会址，要开会，就临时通知，常常是在一家啤酒酒店的大房间里。

尽管朱德的年龄比较大，留学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给其他留学生的印象是：谦虚、好学、朴实、平易近人。他们一起印德文传单、改组留德学生会、组织追悼孙中山逝世的游行和集会、召集各种讲演会，还办了一个油印周刊《明星》，每次印二三百份，许多具体工作都由朱德来承担。

当时和朱德同在德国留学的谢唯进回忆：“朱德同志很朴素，不讲吃穿。他会做四川菜，星期天他就穿着围裙给大家做回锅肉吃。”

那时，德国共产党建立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当时同朱德在一起的刘鼎忆说，朱德在一年夏天参观了有20万人参加的红色前线战士同盟阅兵式、野营训练和巷战演习后说：“这是人民武装的一次演习，一旦革命需要他们拿起武器，这就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军队。”

有一次，为了声援保加利亚革命者的活动，朱德他们在柏林一家咖啡店集会。到会的有三四十人，来自不同国家。会开了不久，德国警察就闯进来，把他们逮捕了。朱德被监禁了28个小时，后经多方设法营救并被保释出狱。

后来，“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德国，激起留德学生极大愤慨。朱德立刻明确表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学生会组织学生包围并冲入中国驻德大使馆，公使魏辰组被迫在抗议书上签名。